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七

左編

臣類 謀臣

漢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  
卒，卒二十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  
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  
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一生猛氣  
消除此老  
亦大俊也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謂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恠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厯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

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畧南陽郡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引兵過宛西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遠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

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南陽守斷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遇番君別將梅銅，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亡得，鹵秦民皆喜。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社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

八指... 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陷秦將秦將果畔欲  
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  
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  
引兵輒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  
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  
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  
欲有天下邪將爲富家翁邪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  
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  
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  
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

虐。是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



呼與俱去曰母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絲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

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且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日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

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羽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人爲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羽曰。客何爲者。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樊

項羽字無  
一人耶

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先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閒行趨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使臣獻璧。

脫又  
未地

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後遣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益兵具，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造成之國，從以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棧道，無還心矣。」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項王竟不

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是時蕭何爲丞相  
薦韓信爲大將漢王亦已用韓信策還定三秦矣良  
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  
復東又以齊反書遺項王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王  
以故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漢王復以良爲成信侯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  
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  
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  
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  
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諸將欲立  
魏則立之  
欲去魏則  
立之

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中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悉河上南浮。漢以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良從漢王。東擊楚。時項羽方擊齊。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固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將其兵畧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

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

齊、魯、吳、楚、之、爲

崇、乃、也

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

穀泗水次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楚又追擊靈壁

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汁餘萬人入睢水水爲

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

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散壞而漢王乃

得與數十騎遁去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

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

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

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

楚信可屬  
大事一語



道破其底  
裡爲假王  
尤見任事

易言易經

八編卷第... 卷...  
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滅也。于是漢王使  
隨何說布。布乃間行與何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足。  
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  
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  
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  
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  
臯。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  
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曰。難爲陛下  
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  
請籍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

杞者、度能制桀之歿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羽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北考知河不能，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武王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

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遊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趨銷印是時漢遣韓信擊齊楚使龍且救之信擊殺龍

且遂破齊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

也南邊楚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

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良與陳平

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

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

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

遂遣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秋七月立黥

布爲淮南王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

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

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漢王欲西歸張良陳

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  
天亡之時也今釋勿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  
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  
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  
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  
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天下可  
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  
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  
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  
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

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  
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漢六年  
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關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  
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  
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  
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授張良爲  
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功臣。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  
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  
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  
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

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有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置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爲

上謀臣今日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計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特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



成侯所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  
四時始成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  
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  
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  
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  
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  
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嘗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  
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  
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  
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

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  
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  
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  
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  
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  
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  
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  
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  
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  
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十二年上從被黥布

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我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

帝亦信四  
人解嘲耳

而王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  
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  
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  
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  
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  
疆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  
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  
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  
父與大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  
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太史公

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父老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余以爲其人計魁梧竒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符秦王猛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於魏郡桓温伐秦入關猛被褐詣之署猛軍謀祭酒温之將還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華山咨師師不可猛乃止秦東海王符堅幼有志度時秦王符生陋虛不道堅左右密說堅曰

王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堅以問呂婁樓。樓曰：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婁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會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阿法者，堅兄清河王法也。婢以告堅及法。法與梁平老等率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婁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既進，宿衛壯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睡，堅兵引生置別室，尋殺之。堅卽僭位，以梁平老爲右僕射，呂婁樓爲司隸校尉，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以李威爲左僕射。威，堅母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堅父雄友善，生屢欲

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  
威知猛之賢嘗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  
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凡事之猛鞭殺一吏  
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  
問之曰爲政之德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  
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  
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剪除凶猾始殺  
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  
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  
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赦之堅

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猛代之猛  
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  
義繼絕世秦民大悅於是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  
妃以下悉去羅純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  
早不<sub>公</sub>堅親臨太學以猛爲京兆尹符生母彊太  
后弟特進彊德醢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  
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中丞  
鄧羗同志疾惡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  
有法也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尚書左僕射司隸校  
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特進姑臧侯樊世



本氏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衆辱猛，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整，斬之於西廡。尚書仇騰承相，長史席寶、數譜、毀猛，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曰：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項之遷。尚書令初涼，李儼據隴西降秦，旣而復通於涼，後復與涼絕。涼王張天錫自將三萬人討儼，儼懼，遣其兒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堅遣猛救儼，天錫遣將逆戰，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與天錫相持於抱罕城下，猛遣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若將

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李儼猶未納秦師，王猛自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爲備，將士繼入，遂執儼歸至長安，以儼爲光祿勳，賜爵歸安侯。晉興寧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從。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討之，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居守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并州牧晉公柳、秦州刺史趙公

雙皆與之通謀，幼誅，雙復與洛州刺史魏公庾、雍州刺史燕公武謀作亂。幼，庾武皆生弟也。柳據蒲坂，雙據上邽，武據安定，庾據上邽以叛，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范陽王德以爲符氏骨肉乖離，投誠請援。是天以秦賜燕也。庾遺賤於燕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有甬東之悔矣。計皆不用。雙等以次誅滅，而猛攻破陝，擒庾至長安，斬之。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灊上，燕不我救。

今温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于我何爲救之王  
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温舉  
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兵豫之粟觀兵滎滏  
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  
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不亦善乎堅乃遣兵救  
燕桓温與燕數戰不利又聞秦兵將至乃走還燕慕  
容垂追及温於襄邑大敗之秦燕既結好燕使郝晷  
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問晷東方之事晷  
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琛從兄奕  
爲秦尙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

業

爲吳聘，蜀於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人  
卽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  
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爲  
之所得論也。」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初，燕王事慕容  
恪，疾病，燕王晦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  
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  
窺竊之計。」言終而卒。時太傅慕容評專國，垂素爲評  
所忌，自襄邑還，威名益盛，評愈忌之，密謀誅垂。垂懼，  
出奔秦。初，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  
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要當與却共定。」

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猛言於堅  
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  
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  
秦留燕使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北至鄴垂  
已奔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于  
陝東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  
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爲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  
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  
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憂彼豈忘  
其本志哉評曰秦王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

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爲然。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猛及將軍鄧羗、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遣燕荊州刺史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臯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闕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之子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

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生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犇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將亡。非命所能存。惜其徒人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爲反間。徙之沙城。在龍城南六百里。令終不自安。



臣主若風  
雷不迅若  
魚水

後以作亂爲燕所誅。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酌庸，其勉從朕命。」猛督諸軍十六萬騎，復伐燕。堅送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眾，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鑿與親犯塵霧，但願速勅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

悅秦將楊安攻晉陽久未下九月猛引兵助攻爲地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遂入晉陽蚝與鄧羗皆秦中萬人敵也慕容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之羗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羗固請曰成羗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羗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羗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羗羗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羗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旣免

羨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乎慕容評爲人貪鄙鄧固山泉醫樵及水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况數十萬乎乃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大懼秋七月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羨曰今日非將軍

尤成之所  
活生之先  
推之而后  
許之

不能破。勅敵將軍勉之。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  
弗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  
侯相處。羗不悅而還。俄而兵交。猛召羗。羗寢弗應。猛  
馳就許之。羗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  
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  
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評單騎  
走還鄴。秦兵長驅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  
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  
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  
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

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月而至安陽。漢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避讞死，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臣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金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

幼冲鸞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堅入鄴。執燕王暉。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堅遷慕容暉及其百官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猛表留梁琛爲主簿。他日與僚屬宴語及燕。使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何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封暉爲新興侯。猛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羗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猛以潞川之功。請以鄧羗爲司隸。秦王堅

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  
名將光武不以吏處功臣實貴之也羗有廉李之才  
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楊越羗之任也  
司隸何足以擢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秦以光  
祿勳李儼爲河州刺史鎮武始儼卒于上邽是年桓  
溫廢晉王爲海西公猛既留鎮冀州遣猛於六州之  
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闕東守宰猛以六  
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及府邊便宜輒以停寢別乞一  
州自效堅報曰旣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  
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

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故虛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秦以清河房曠爲尚書左丞。徵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徹爲尚書郎。北平陽陟田。總陽瑤爲著作佐郎。郝畧爲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猛所薦也。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以禮送之。在官百戶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猛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



龍潛弱冠朕竒卿於暫見擬卿於卧龍卿亦異朕於  
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十載之會雖傳  
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遂不許猛乃  
受命猛之破張天錫於抱罕也獲其將陰據及甲士  
五千人至是堅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耶梁  
殊送之因命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  
者惟審於彊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  
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  
廟之福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  
泛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

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  
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  
之業一旦而墮地。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一人  
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涼州刺史西平公，猛寢疾，  
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乃正朔  
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  
鮮卑羗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  
言終而死。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羗人姚萇爲  
龍驤將軍，皆敵國子孫來降者，爲堅所寵任。故猛臨  
終，言及之。堅將謀伐晉，羣臣出獨留平陽公融問之。

對曰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晉未可滅昭然甚明。陛下寵育羗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獨不記臨沒之言乎？堅不聽，遂伐晉，大敗。陽平公融沒於陣，堅返國，慕容垂、姚萇等皆叛之，堅竟為萇所弑。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亦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其孝文之力也。

北魏崔浩

崔浩字伯深，博陵人。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

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若登岸北侵其執便易且秦壻婦之國不可不救也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

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鬪兩虎而收長久之計。上策也。夫為國之計。擇利為之。豈顧婚姻。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明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

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  
浩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  
離乘其危亡將勇兵精克之必矣帝曰劉裕何如慕  
容垂浩曰垂乘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  
蛾之赴火少加倚杖便足立功裕挺出寒微不因二  
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  
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  
之秦地亦終當爲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  
不能退我遣精兵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  
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

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暇  
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  
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  
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之曹操也帝大悅賜浩經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  
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  
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  
天漢而滅浩曰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  
與今同四家主尊卑卑人無異望是為僭晉將滅劉  
裕篡主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

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初浩父天部大人曰馬  
文貞公宏疾篤浩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  
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  
者時議伐赫連昌大獲而還明年復討昌次其城下  
夏將狄子玉降夏主堅守以待魏主退軍以示弱魏  
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  
宜急擊之夏主將步騎二萬出城長孫輪等皆言宜  
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  
而不擊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

支桑而追五六里會司馬自是夏言來易少季真室



者趙倪進曰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浩曰是何言歟  
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  
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乃  
分騎奮擊爲左右隊以倚之大呼而前昌軍大潰遂  
克統萬昌奔上邽魏主還平城遣將攻上邽擒昌以  
歸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帝皆不聽唯浩贊  
成之浩曰張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  
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夫蠕蠕  
者舊是國家比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  
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

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尙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岌岌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浩曰今年不摧蠕蠕

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  
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  
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劉裕得關中留其愛  
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  
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  
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  
不能守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  
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  
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特遠謂國家刀不能  
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

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艸。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先是宋主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魏主方議伐蠕蠕。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爲。就使能來。吾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吾行決矣。遂行寇謙之謂浩曰。是行可果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

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公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謙之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時長孫道生爲司空性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南番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因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

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兵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四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安張賊勢披毛求瑕豈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行殺爲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先是劉裕將篡晉

剪除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乃亡之。汝穎間聚衆以謀復讐。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後歸於魏。故魏人欲將之以圖宋。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讐害。此之謂矣。不可不

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與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



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遠衆。乃從公卿議。是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乃先討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山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

規肆逆心虛相倡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  
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  
臣始謂義隆軍屯往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  
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  
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人形分執弱以  
此觀之儼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渡  
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  
關席卷而前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艸矣聖策獨  
發非愚輩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  
遣將禦宋北涼旣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

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魏王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曾冠冕周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者，盡勅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遺至者數百人。差次叙用，玄浩之甥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玄請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大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

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嘗羸死恟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又其鹵斤畧無水艸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跋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右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闈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艸不任久停車馬斤等議是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

言唯曰彼無水艸。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艸，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艸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飲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溉數百萬頃乎？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魏主旣行，見姑臧城外水艸豐饒，由是恨李順尚書。令劉潔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薨，柔然潔諫曰：蠕蠕遷徙無常，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北土多積雪。

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  
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  
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欲敗魏師矯詔易其期帝  
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魏  
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因使人驚蹙軍勸帝  
委軍輕還帝不從潔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  
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潔矯詔事白  
帝帝至五原收潔囚之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  
叛賊薛永宗壘進兵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  
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

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威  
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  
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  
安北九十里渭北城空穀艸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  
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  
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  
日便到吳平之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  
不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  
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  
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後蓋吳爲鎮將陸俟

所滅帝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濶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魏主自將攻壽陽遺宋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



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上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勅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見縱彼往口北通蠕蠕而結赫連沮渠吞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歿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取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

先計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握塹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旣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較邪？符堅向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慮，今已殺盡，豈天資我取彼，亦不湏我兵，亦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求耳。湛標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

死  
多才

管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  
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于郊壇東方百步浩書魏之  
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皆以爲言北人  
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于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誅  
浩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八

左編

臣類

謀臣

楚伍員

伍員楚人伍奢子也楚平王既囚伍奢使人謂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合讐不得報

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  
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來生而不  
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謂員可去我將歸死尚  
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  
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  
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  
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  
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  
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  
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

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  
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  
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能  
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  
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  
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  
金劍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  
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佐。胥乃因公子光以求  
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  
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

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  
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  
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  
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  
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  
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昭王立  
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  
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  
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  
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

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欲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僭。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



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弔，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亾，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基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

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夫差，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閔

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  
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  
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一歲闔廬使太子夫  
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郟當  
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  
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  
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郤闔廬病創將死謂  
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  
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  
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

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韜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韜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其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莒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

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纒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

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誣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目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于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北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

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

### 秦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秦以衛懿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

僂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  
貧者舉以爲收斂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  
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卒下令行於  
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  
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  
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  
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  
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



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旣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兵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入戎來服由余聞之歎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

男女流涕童子不敢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命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歿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柱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從車

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闔、  
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  
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  
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  
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  
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  
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  
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  
之徒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曰、  
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

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走商邑，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澠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 燕樂毅

樂毅謂趙武靈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讐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力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秦，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

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

請伐齊而存燕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

國之餘業也地即說武、姜王之旨大人衆習於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

欲圖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則莫若締結於

趙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

之齊可大破也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

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

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

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

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楚之濟西諸侯兵罷歸

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齊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及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

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  
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  
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  
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  
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下而轉  
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  
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  
齊又恐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棄燕之弊以伐  
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  
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會先王棄羣臣寡



人新卽位將軍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于趙

### 東周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曰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

說燕

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

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月而距國都矣。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

說趙

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劾宜陽，宜陽劾則

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

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割白馬而盟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此所以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說齊宣王曰齊所謂四塞之國也帶甲數十萬粟

說韓

說魏

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  
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  
苗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  
一萬不待發於達縣而臨苗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  
臨苗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竿鼓瑟彈琴擊筑鬪雞  
走狗六博鬪鞠者臨苗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  
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大以韓  
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  
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  
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

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能方，輓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恟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

說楚

害齊亦明矣。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郢郢動矣。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

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奇才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  
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  
從約皆解蘇秦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  
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  
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  
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  
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  
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  
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

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導之使使盟于周室焚秦符曰其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



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躐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文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

蘇秦  
苦  
心  
十  
七

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執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舡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舡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夏。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

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下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鉞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

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戰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阮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阮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魏，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廷，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

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  
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羸則欺舅與母適燕者  
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  
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  
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設三晉之民  
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  
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之大也而燕  
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  
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

時或從或不能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秦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

此法今不用之志

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  
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  
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  
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  
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  
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  
之乃言趙王發金幣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  
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勿告張  
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  
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

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秦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且夫社稷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上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



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虚其卒雖多而然輕走易  
非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  
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家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  
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者  
之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  
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矚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誇示  
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恥哉楚王大說羣  
臣皆賀陳軫獨弔之對曰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  
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  
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

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  
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齊、也、而、兩、國、之、  
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  
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  
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  
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齊、王、大、  
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對、楚、之、使、者、曰、  
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  
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大、怒、  
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

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秦是我出地於秦取  
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  
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斬首八萬。殺屈匄。楚大敗。於  
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  
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  
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曰：「秦強楚弱。臣  
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  
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  
地。臣之上願。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  
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

國士卒安難素矣。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靡  
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  
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  
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  
計過也。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  
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秦西有  
巴蜀，大舡積粟，起於汝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  
舡舡載卒，一舡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  
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  
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人守矣。黔中

三  
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攻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此大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正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也。願大王執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

何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此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忽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是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不喜今楚於秦爲

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  
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  
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  
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  
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  
趙服必四攻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  
右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  
其姊爲代王妻并代約於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  
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大王飲陰告  
病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噉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

進熟噉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  
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  
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  
見且以趙爲可親乎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  
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  
熟計之

陳軫

陳軫者遊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  
張儀惡陳軫於齊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  
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



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知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迺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勿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

與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請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

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南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筮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必

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兩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勿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閔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遠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

山東者強秦也。子憂強秦而逝，相罷弱而相歸其國。  
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  
知齊，是也。二字已足。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  
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  
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滅  
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  
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  
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則必表裏河  
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  
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計之。今三晉已合。

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思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秦必南攻秦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秦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見昭陽再拜禍戰勝起而問曰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于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懼可也楚有利者賜其舍人卮酒

舍人相會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之，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去。

趙虞卿

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躡躠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一當于是  
有此一句

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  
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  
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  
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  
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  
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  
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  
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  
且不欲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  
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



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  
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  
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  
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  
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在秦終不肯媾  
長平大敗遂爲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  
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  
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  
弗攻乎王曰楚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  
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所取倦而歸王又以

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  
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  
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  
丸之地勿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  
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  
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  
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  
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復不攻也今雖割六城  
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  
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

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來割地，王將與之乎？勿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歿，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歿

而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尉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

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忽于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  
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  
六城并力西繫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  
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  
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  
秦之重幣望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  
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一舉而結  
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  
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  
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項之而魏請爲從

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  
從也